

现当代名家游记散文摄影珍藏版丛书

史铁生 著

我与地坛

摄影 / 杨卫东
章汉亭
黄复

影
珍
藏
版



山东画报出版社



我 与 地 坛

作者简介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由此开始文学创作。其中《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奶奶的星星》分别获得1983年和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有哲理性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及《病隙碎笔——史铁生人生笔记》行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大雅文化策划制作

读大雅图书 度轻松时光

责任编辑 焦冬梅
特邀编辑 秦晓霞
装帧设计 高静芳
王 钧
摄影 杨卫东
章汉亭
黄 复
尚金陵
孙晓旭
顾家林
马卫军
王向东
加向群
朱丛英
姚忠智
姬 桢



我 与 地 坛

现当代名家游记散文摄影珍藏版丛书

我与地坛

史铁生 著

摄影 / 杨卫东 章汉亭 黄复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与地坛/史铁生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2.9

ISBN 7-80603-672-5

I. 我... II. 史... III. ①散文-中国-当代②地
坛-摄影集 IV. ①I267②J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7171 号

现当代名家游记散文摄影珍藏版丛书

我与地坛

著 者 史铁生
丛书主编 王仁定
图注作者 吴志峰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地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总编室(0531)2060055-5420

市场部(0531)2053182、2906847 (传真)

网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bs.com.cn>

电子信箱 webmaster@www.sd-pictorial.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厂址 潍州路 753 号 邮编 261031 电话(0536)8236911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889×1194 毫米)
4.5 印张 123 幅图 48 千字

印 数 1-5000

I S B N 7-80603-672-5/I·17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前言

在大雅文化传播公司，默默地聚集起一批颇具理想的摄影艺术家。

他们或固守一方，或远走他乡，用光影与色彩，展示出他们对自然与历史的感悟。

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应邀在联合国总部的艺术画廊举办影展。

现在，他们又以独特的视角，追寻着现当代一些散文名家，诸如朱自清、徐志摩、张爱玲、郁达夫、史铁生、余秋雨等人的足迹，从北京到上海，从庐山到西湖，从白莲洞到钓台，乃至巴黎、威尼斯，在作家们把山川与草木、城市与乡野无微不至地刻画在文章里时，把对荷塘月色和泰山日出的感受倾注到各自的笔下后，他们用摄影镜头来再次聚焦，使得文字与图片以一种最为独特的方式组合了起来。

呈现到读者面前的这一套《现当代名家游记散文摄影珍藏版丛书》，具有崭新的视觉效果。

这样的新颖，使得我们凭此厚实的业绩，足以豪迈地宣布一个图文时代的大旗已经竖起。

当然，它也很老，在明清时代文人画的画与题跋的关系中，我们能找到坚实的历史根基。

读图曾经被视为思想幼稚、情感肤浅、心灵浮躁。然而，也正是在读图中，我们发现了尚未泯灭的童心、留恋不去的生趣和活泼泼的感性。

图文不同于插图，在插图书籍中，图是文字的点缀并且紧紧依附于文字。

但对于图文书籍来说，图自成系统，前后呼应；它被文字所拥有，又一次次从文字的空隙中滑脱，向世界直接展示它的光影和色彩，并吸引着文字对它再一次拥有。

这样，在这一套图文版丛书中，有了明显的两套文字：

第一套，是作家们的大块文章，它连缀起图片，让赤裸裸的光影和色彩的元素进入新的组合；

第二套，是获得新生后的图片，在倔强地自我表现时对文字的不可抗拒地吸引，这样的文字，我们无以名之，姑称之为：说明词。

对那些散文大家来说，

当他们写下他们的文章时，面对的是自然，是身处其间时的心灵的感悟，是艺术对自然的提升。

对那些文学新秀来说，

他们创作的说明词，面对的是一幅幅由山、由树、由云、由水等构成的艺术境界，是拉开距离后的静静观照，是艺术对艺术的召唤和应答。

对我们读者来说，

我们读大块文章时的凝重，在读落英缤纷一样飘落在我们心田的零星散句中获得了释放。我们读者的心灵因此而变得轻快，在掀开的每一幅画面中，我们都能感受到想象的扑翅声。

维系起两套文字的中心，不正是精湛的摄影图像吗？

就图像的连贯性而言，从儿童时代的连环画到成人时代的图文书籍，其间有一条清晰的脉络。

不过，连环画连的是事，而图文书籍中的图则以自己的美连起了诗和思。

在图片与说明词的呼唤与被呼唤中，图文书籍的特色愈显分明：

当图像世界渐渐淡出于一片悠远的天空时，说明词从心灵的空间直接涌现。这里，不单是自然与心灵的熨贴无痕的过渡，也是图文之间，说明词与文章之间，一种有机的循环。

收入这套丛书的名家名篇，大多早已为几代人所熟悉，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但是，在读图渐渐成为一种时尚时，这些文字并没有被图片所淹没，而是在图与文互为对照互为碰撞中，明确了各自的边界，将各具的特色充分显示了出来，作者与摄影师之间不断地激发起新的灵感，形成新的交流。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套丛书为图文的结缘仅仅是提供了各自展现自身魅力的舞台，而舞台之幕也才刚刚拉开。

詹丹

2002年春于上师大文苑楼

目 录

前言 3

我与地坛 7

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

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合欢树 43

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地我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似乎得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

故乡的胡同 49

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它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

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不高的空中俯看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杈杈地漫展以及曲曲弯弯地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的构造？

墙下短记 54

不要熄灭破墙而出的欲望，否则鼯声又起。但要接受墙。

墙上有青润的和干枯的苔藓，有蜘蛛细巧的网，死在半路的蜗牛身后拖一行鳞片似的脚印，有无名少年在那儿一道道记下的3.1415926……

写作之夜 73

真实，有时候是一个传说甚至一个谣言，有时候是一种猜测，有时候是一片梦想，它们在心灵里鬼斧神工地雕铸我的印象。

而且，它们在雕铸我的印象时，顺便雕铸了我。否则我的真实又是什么呢，又能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印象。这些印象的累积和编织，那便是我了。

钟声 89

那天夜里B又梦见了向日葵。向日葵被成片成片地砍倒，素朴而灿烂的花朵散落得漫山遍野到处都是，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悲伤，他又哭起来。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110

我只是常常记起牛群在土地上舔食那些渗出的盐的情景，于是就想起破老汉那悠悠的山歌“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

哦，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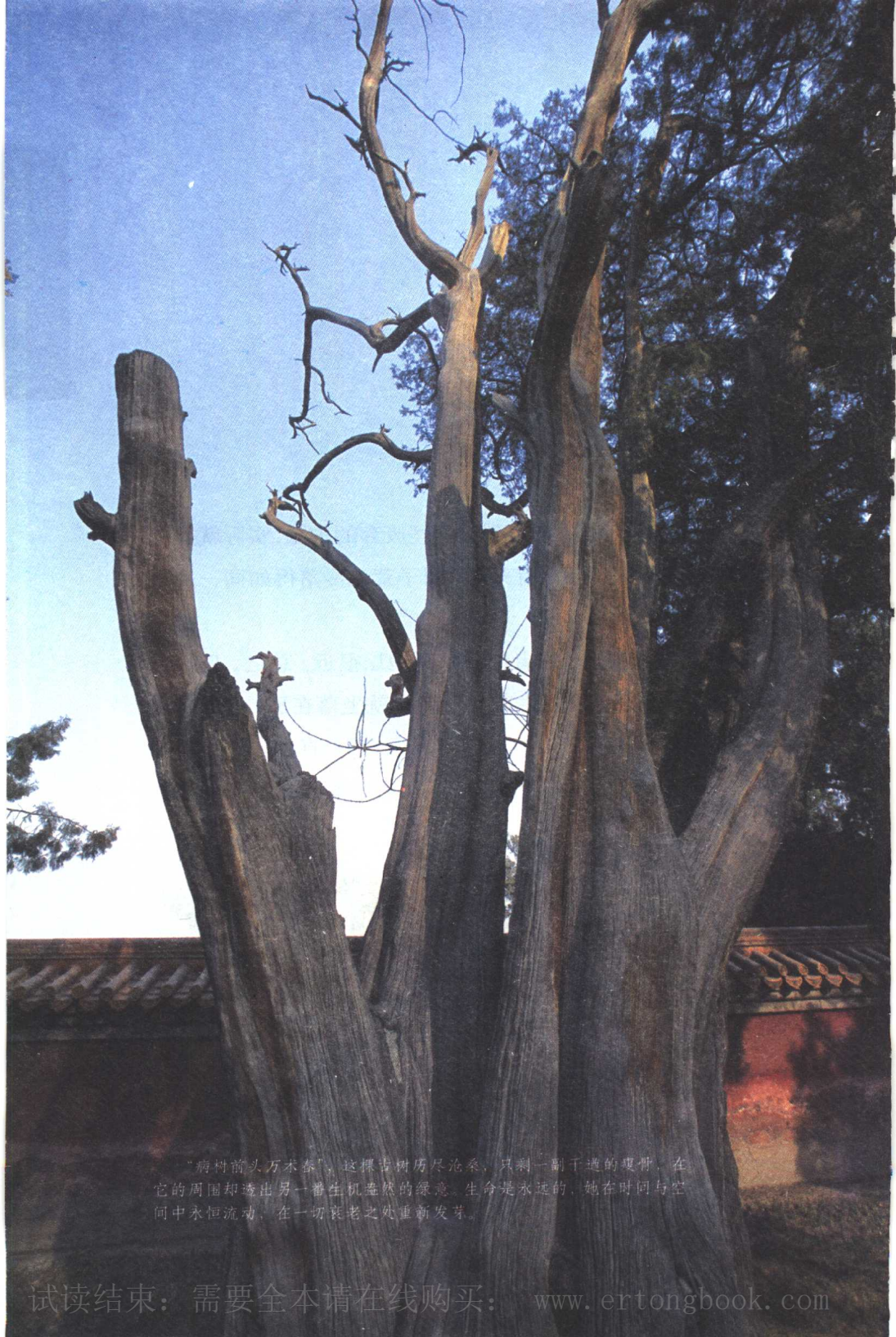


我与地坛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





“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棵古树历经沧桑，只剩一副千遭的瘦骨，在它的周围却透出另一番生机盎然的绿意。生命是永远的，她在时间与空间中永恒流动，在一切衰老之处重新发芽。

晃，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荫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攥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

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窸窸窣窣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

斑驳而固执的圆柱，撑着古老的亭子，亭子中歇着的，永远只是过客。



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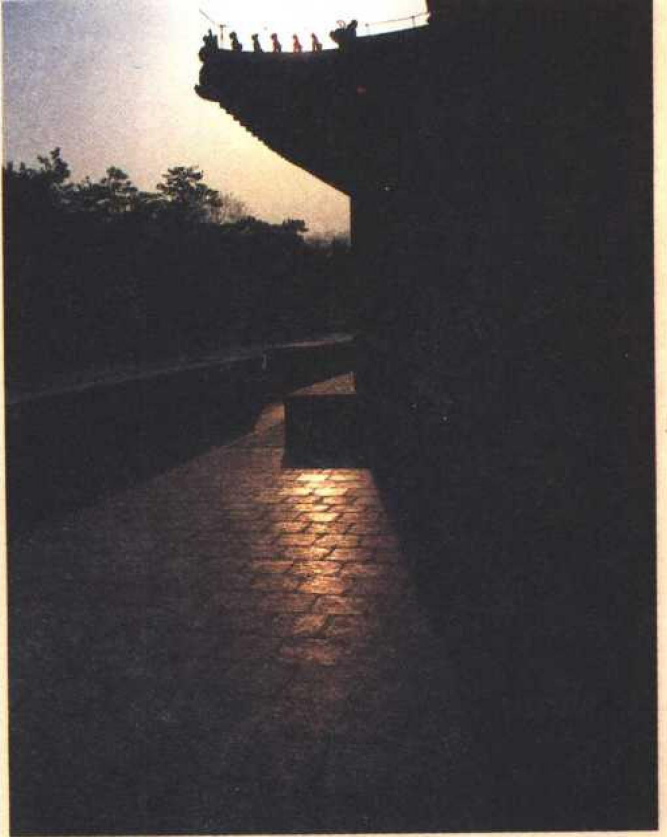


天已经暗了，为什么它们还在徘徊？

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十五年了，我

没人的时候，这片园子显得沉默而空虚。





朦胧的夕光衬着暗绿的楼影，其中的诗情不可言说，只能默然体味。

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十五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那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

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二

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

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呆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

或许是雨后初晴，一地的落花都还散发着鲜嫩清新的气息，丝毫没有肃杀之意。



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她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是自我安慰，是暗自

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她

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

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

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

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

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

每遇见一座牌楼，人们总是禁不住要问自己：这牌楼之后，又是怎么样一番风景呢？